

# 十字路口的僧伽

佛教的存續，很重要的關鍵，是僧伽的素質與能力，僧伽素質與能力影響了佛法能否切實正確傳譯給社會大眾，提供大眾學習典範，如何提昇僧伽素質？作者以斯里蘭卡佛教現象為例，講明十字路口的僧伽該往何方。

毫無疑問的，在今天的斯里蘭卡，佛教正處於十字路上，而且它的未來更充滿問號。它所面對的挑戰並不在於（信徒的）數目或（教團的）權力，而是在於它與這個時代的相關性。這不是說佛法或教理本身已脫節失效，無論歷史上戲劇性的時移世往，或人類文化的起跌浪潮，都絕不能埋沒四聖諦和八正道所蘊含的永恆信息。真正的問題不在教理，而是在那些有責任體現教理的人。

現時最為缺乏的，是以下三個詞語所包含的混合技巧：理解、投入、傳譯。理解：清楚知道如何運用教理，解決今日人類生活的現實問題，對治這個什麼都不確定的動盪社會和暴風世界。投入：願意實踐教理的本意，就算這樣做會違反一直以來已建立的傳統。傳譯：不要用同一模式說教，不要再用甜蜜安慰的語言或宗教式的搖籃曲，而是要切實和莊嚴地，去傳譯正法中歷久常新的原理，因為只有這些原理，才可以真正解決現今世界的獨特問題和爭議。

我們現處十字路口面對未來，前面有三個選擇。第一個選擇非常簡單，那就是讓佛教壞滅，同時接納這是不可避免，卻非常可惜的歷史轉變。第二個選擇就是痛心疾首地埋怨，將責任推到其他人身上——政府、僧侶，或某一圈子的少數人。第三個選擇就是問問自己如何力挽狂瀾。假如我們選擇第三條途徑，那麼一開始便要提醒自己：佛陀的教導，並不是存在一個獨立的理想世界；他的教

化，其實存藏於千萬自許為佛教徒，而希望歸投三寶庇護的人。

這個說法非常明顯，甚至好像有些多餘。不過如果細心思量，便會發現這句話雖然明顯卻意義重大。因為它意味著，歸根究柢，真正要肩負佛法興衰責任的是我們自己——我們的見解觀念，對事物所採取的態度，乃至我們每一個佛子的行為操守，都能決定佛教的盛衰。只有當我們都認同這一點的時候，才會看見佛教興亡的責任並不落在國家部門或僧團，而是在自己的肩上。正如身體的健康，決定於體內細胞的狀況；佛教的力量有多大，就看我們，因為我們就是佛教這個有機體內活著的細胞。

### 僧團面臨的挑戰

我在這裡，只集中探討今天斯里蘭卡佛弟子中的一眾，那就是比丘僧。我要對僧團在未來所面臨的問題和前途，作出簡短的探討。這項事務非常重要，因為僧團的角色，帶動著佛教的命運。我們很清楚知道：如果僧團不學會應付眼前襲捲社會的巨浪，有一天它將被棄置一旁。

### 僧俗關係的改變

傳統佛教很明確地界定在家人與出家人的責任，而他們所堅守的崗位，則形成了佛教在人們心目中的基本面貌。僧侶的責任是要以研討、修習、弘法和持戒來支撐教理；在家信眾則在衣物、飲食、住宿和醫藥四方面供養僧人，作為支持。數百年來，僧俗二眾這種密切關係，讓佛教能安穩地持續下去。雖然佛教在斯里蘭卡的歷史

長流中有起有跌，有時甚至跌至連一個比較像樣的僧團都沒有，但在佛教興盛之時，出家、在家二眾的關係，就是佛教命脈所在。不過這種相輔相承的關係，基本上是建立在安定的農業社會，而且人人人在社會崗位上很清楚，有著共同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觀念。這就是從前跟現在最不相同的地方。全球一體的文化，在科技進步和市場經濟不斷的推進下，其影響已無孔不入，一路壓倒所有想制止它勢力的障礙。最後的結果，就是整個社會秩序被動搖，政經勢力的影響，從會議廳湧向最偏遠的農村和寺院。

這來勢洶湧的新潮流，不單止於對外在生活的節節勝利；它的影響，甚至已經穿透了生活中最私人的領域——我們的價值觀、世界觀，以及我們對個人身分的看法。對一般佛教徒來說，它所產生的後果，是方向的極度迷失。這種感覺，如同被困在一處陌生地帶，從前所熟悉的地標，在這裡都派不上用場。回望過去，我們只見到再難重現的安穩；再往前望，則只能看到一片茫然難料的未來。雖身處混沌中，佛法似乎仍可以為我們提供穩定的方向，在迫切的問題上和生活的的高壓中，替我們找到答案。

### 面對「世界新秩序」

這正是我們的難題所在：如何帶出佛法的重要性？把「法」的理則，以深入淺出的語言傳播，讓佛法能為人們導航，使我們在這個後現代的世界中，能安然面對種種的困難。今天，佛教在這「世界的新秩序」裡所面對的最大挑戰，並非只是形式上的存在，而是在於幫助無數的男男女女，走出他們所墜入的思想和道德深淵，讓他們能夠找回真正應有的人生價值觀。此時此刻，僧團的角色最為重要，因為正是僧眾（當然也包括尼眾）最能給予這個「已然瘋狂的世界」一個可靠的皈依處。——讓人們在這個充斥著貪欲、衝突、和暴力的世界中，仍能憧憬一點點的清醒、無我與平和。可惜的是，我們在這方面卻出現了很大的問題——今日的僧團，似乎仍未作好準備，去面對這種挑戰。

### 僧伽養成教育的革新

我認為現在最急需需要的，並不是鞏固佛教的宗教地位，或推行政策來奠定佛教的「超然地位」。我們也不須多建佛像，或每天播放更多的祈福唱誦，表示出我們如何迫切希望有新血加盟僧團。真正需要的，是一些有智識、見地和敏銳觸角的僧尼，透過他們的生活、品格和行為，示範佛法在提昇精神力量和高尚情操的能力。要培育出這種素質的僧尼實在不容易，但總不能置之不理，由它自生自滅。其實目前最需要的，是整個僧伽訓練和教育體系的徹底革新，也就是必須勞動所有僧團長老從長計議。我們絕不能小看這項工作，老實講，在這個國家，還有什麼會比佛教的未來更為重要哩！

正如斯里蘭卡政府最近在國內推行的教育政制改革，僧團也有需要作出同等規模的徹底革新。只要將基督教道院裡的教育學科，跟佛教的相比一下，便不難發現兩者的截然不同。道院裡的牧師和修女不單只學習拉丁文、神學和經教，同時更兼修各種有助於他們在今日世界要扮演領導角色的現代常識，當中更包括有評論性的比較宗教科。反觀我們的佛教寺院學舍，只見年輕的寺僧（從不見有比丘尼！）被訓練成鄉間的教士，讓他們能負起保存近似十六世紀傳統宗教文化的任務。如果經過這樣訓練出來的寺僧要弘法，而聽法的人當中碰巧有天文物理學家、精神學家、電腦工程師，或是深究研讀的佛教學者，那就大為不妙了。在這種情況下，聽眾無聊地望向天花板，或彼此間無奈的微笑，是絕不為奇的。

以下我只陳說數項零星建議，因為有系統的計畫，需要由那些直接管理僧團和訓練僧尼的人

制訂。我的建議也以比丘僧為主，因為我較熟悉他們的生活方式和修行訓練。但是，如果佛教要在現今這個男女已近乎平等的社會上受到尊重，尼眾的培訓，我認為也應該要作出相應的改變，一定要大幅度提升尼眾的地位和教育水準。

## 僧伽的養成

在僧伽訓練的過程，應從一開始便作出激進改革。一般來說，目前在僧團裡，接受培訓的青年其實都很年輕，根本還不夠成熟到可以自己作主。他們甚至是父母「奉獻」給僧團來作功德的。如果那些父母真能作出犧牲，帶著他們生性向佛的子女來出家，這種行為對佛教的影響無疑是正面的。過去所獻給寺院的少年，都是「最乖巧和聰明伶俐」的。可是今天送到寺院的，卻是那些在世途似乎難有成就的少年——最鬼怪多端、惹是生非或遲鈍笨拙。

我很明白這種年少披剃的體制，已深植斯里蘭卡的佛教文化，我也沒有要求廢掉它。這種制度雖然有其弊端，但也有優點。最低限度，它能让年幼者及早進入佛門，以免他們被在家生活的誘惑所污染；從年紀小小，便開始保持內心清淨，和學習排除執著，這都會有助於日後接受更嚴格的養成訓練。更有利的，就是年輕比丘可在他們腦根仍清新、開明，又容易接收和保留新學識之際，有機會學習正法和經教語文（如巴利文和梵文）。這全都有利於他們日後成為博學，而又不失傳統文化的優質僧才。

雖然我沒有要求廢除這種年少出家的制度，但卻極力主張：僧團應該更嚴格地修訂接納沙彌的條件。其中一個可行之法，就是延長正式接受沙彌受戒之前的試驗觀察期。或可以嘗試立例，讓那些有意出家的男孩，先以在家戒子的身分，在受訓中心住上兩三年，然後才考慮是否接納他們，而正式受戒。這正好讓僧團長老，有機會在各種情況下觀察他們，然後淘汰不適合過僧人生活的孩子。如果這種方法實際上行不通，就只好以其他類似的程序代替。無論最後採取哪個方法，篩選準則都要較為嚴格——卻不是不人道。長老





們也不要遲疑拒絕那些不適合的孩子，因為無論是佛教徒，或那些看出家人品行來評論佛法的人（包括斯里蘭卡的本地人及外來客），大家都很清楚知道：現在，實在有太多身穿僧袍，卻根本沒有資格的年輕人。這種不良的現象，到頭來只會敗壞僧團和佛教的聲譽。

不過，再嚴格的篩選程序，都只是為了防止不適合為僧的少年進入僧團。同樣重要的，也要提供學僧戒子最適當的訓練，讓他們得到良好和平衡的全面發展，這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這些具有出家潛質的少年，得不到適當的訓練，他們肯定不會從寺院的生活找到滿足，他們的僧途也會因此而障礙重重。一些寺僧，可能會因為對僧團失望而還俗；另一些則可能會因為想避開世人對還俗者的歧視，而勉強留下，繼續過著不滿不安的生活。很可能這就是不少年輕僧人，參與毫不相干的政治或商業活動的背後原因。

因此最重要的，還是要讓年少的僧人，在這條自己選擇的人生路上，找到他們在外界同樣年紀的朋友身上所沒有的滿足感。我相信現今只有少數的比丘對佛法感到真正喜悅，原因在於正法沒有被適當地開示，以致於它未能給人歡喜。當知佛法如果要能懾服僧眾，使他們對聖潔的生活趨之若鶩，首要的條件就是，好好關切少年僧眾心裡的需要和期望。換言之，佛法一定要引發起他們油然而生的熱切反應。

一些在家的佛教信徒，時有投訴僧團缺乏紀律，往往要求長老比丘嚴加管教他們的弟子。我絕不輕視紀律這個問題，而且非常認同嚴守僧規戒律的重要。但我相信僧團的綱紀不振，只是徵狀而非原因。要振興僧團長遠的生命力，最基本的需要，並不是重整綱紀，更何況真正要以嚴規振興僧團，也不是高壓手法所能達到的，有時這種方法甚至會弄巧成拙。如果沒有相應的對策，去徹底改進培訓寺僧的素質，寺院很容易就會變成像大門開放的監獄，而一個僧人所過的生活，就再不像解脫之道，反而像終身監禁了。真正的紀律，應該是自願自發的，當中更需要包含了解和體諒。但要有這樣的效果，首先要受訓者看到這種生活箇中的快樂，並感到內心的自由，因為勉強禁制，只會帶給他們恐懼與絕望。

## 典範與古董的矛盾

如果僧伽真要尋回重振它的力量和生機，一定要讓出家的戒子知道他們作為僧人的生命意義。這個角色有兩種相悖的要求：從一方面來說，他們要忠於佛陀當年親自宣導正法時的理想，這當中所表達的，統攝了出家理念的旨要。另一方面，他們又要回應現今世間生活的一切，才會覺得寺僧在社群裡，仍擔演著與大眾息息相關的角色。

最後一點特別重要。我在前面曾解釋，今天的斯里蘭卡在各方面都正值巨變，後果之一，就是寺僧的地位變得模糊。當一位僧人從正法的角度來評審自己的地位時，他會發覺：自己原則上應該是佛教精神的典範，象徵著給大眾植福的一片「世間功德田」；但當他再看到自己與社會的關係時，又會覺得：自己是一件不中用的古董，屬於過去的遺蹟，因而對自己的真正地位深感困惑。許多不協調的信息，繼而引起難以忍受的內心折騰，其中的一個宣洩渠道，就是讓自己徹底歸向傳統的古老地位，扮演為保守派發言和堅決拒絕任何改變的角色。另一條出路，則是直往相反方向走——叛逆所有的傳統，包括正法在內。

我相信以上所說的，正是許多年少能幹和聰敏熱誠的僧人，在受訓完畢後，真正投入僧伽生活時所面臨的矛盾。雖然他們很少直說，但只要用心去聽，肯定會聽到他們心底在問：我們從此要過的生活，難道就只是在這個盲目追求經濟增長的俗世裡，被丟置一旁，供人們表示虔敬的象徵嗎？每天過著被邊緣化的日子，就只是不斷接



受供養、主持唱誦和供奉儀軌，作為人們生活中無關痛癢的宗教裝飾，實際上卻遠離生活中的「真正行動」嗎？我們真的要不停為人們重複宣說他們已聽了不知多少次的講題，全只為了繼續打動他們的一點崇敬心嗎？

我深信許多年輕僧人叛逆難調的行為，其實都是他們對自己命運一種沉默的抗議，當中蘊含的信息在訴說：「我們不要再被揉造成某些人心目中特定的形象；不要為迎合社會對我們的看法，而犧牲自己本來應有的精神。」

假使能無誤的接收這些信息，便會知道：對年輕僧人最適當的反應，並非惱怒而是慈悲；同時更會深切地覺得要去幫助他們。真正想幫忙僧伽的人，先不要去批評指責，應該盡量嘗試去了解這些年輕僧人的願望，為他們找出生命的意義和價值，讓他們相信，自己所選擇的出家之途是正確的。很重要的一步，就是僧團長老要重新評核整個僧格養成的過程。

不過更重要的，一個僧人雖然要在今天社會中找到有意義的崗位，卻千萬不可以此為藉口，過著違反出家人本有的精神生活。換言之，一個僧人，不應該為了社會名氣，而涉足黨派政治的長期糾紛；也不應變成一個剃了頭的社會工作者，或俗世中所謂科學或藝術的專家。僧侶生活最明顯的特色，就是「離俗出家」，而這個大前提，是永遠不能被置於社會地位之下的。只要是正確行持出家人的生活，便已足夠對社會有所影響。因為這將會不斷提醒大家——應循那個方向走，才會找到人類的真善美。

## 僧人的角色與生命意義

或許要深入了解如何改變僧人的養成制度，首先要問：「一個已屆成熟的僧人，應該擔負什麼樣的角色？」這又會帶出下一個問題：「什麼是一位僧人生命中正確的目標和應有的意義？」設計一套有意義和效用的僧伽教育課程，也就是培育僧人的訓練課程，先以解答上述這兩個問題作為起點。

環顧斯里蘭卡僧團的整體狀況，可以見到，除了一兩個特殊例子，一般的機制都有許多不足之處。它們有所不足的原因，就是缺乏對僧人那份獨特任命的理解。無可否認，在一個人口總數七成是佛教徒的國家，僧人的職責，難免要滿足信徒的宗教需要。但我們不妨問自己，這是否就表示：可以完全不顧佛陀原為僧眾特設的精神修煉？佛陀的原意，是要出家僧眾全都成為儀軌專家、或保存文化的專才，好讓他們可以留待來世，才來修行解脫之道？為了對僧人養成目標有正確的觀念，我們必須衝破主導僧伽生活的現存社會準則和流行傳統，直至重新體會佛陀對僧伽本來的要求。我們要從龐大的經典中找出這個理念，繼而讓它重生，再次在每個僧人的心底活現，讓它成為僧眾出家求道的真正理由。

### 精神提昇與自我轉化

僧格的訓練，就是要朝實現這個理想的方向而走。要落實這個任務，須以精密和審慎的思考去策劃細則。在這裡將只談概略，而全面的先決條件，就是要認同僧途背後的最終目的，是依佛陀所指示的方向達到個人成長和心靈轉化，也就是邁向涅槃、直至最終從苦惱中解脫出來。至於轉化方面，則要依遁八正道的清晰步驟作為指南。可能這樣的描述比較抽象，與一個年輕僧人在起初修行，便要面對的日常問題和有限能力，差距太遠。那就讓我們用較切實和具體的言語再說一遍：一個僧侶的生命目標，是要鍛鍊他的心智、淨化他的心靈、重整他的心態來擺脫貪瞋癡；要將離執、慈愛、悲心和智慧這種種清淨人

心的素質植於心中，繼而與他人分享。以什麼形式去表達，反而是次要，最要緊的是：能明瞭僧伽生活的大前提，是每一位僧侶的精神提升與自我轉化。一切的培訓，都只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。

## 重拾禪修的行持

沿著這條路線走，僧伽就有需要重拾一種已然遺失的紀律，那就是禪修的行持。禪修這個有系統去發展平和安穩與洞視能力的修行方法，本來就是出家人生活的血脈。可惜在今時今日，它似乎只是一個名詞、法會，討論會中的偶爾話題，或每天禮拜儀式中的十分鐘靜默。以我個人所見，僧人的生活如果不是以禪修為中心主務，這種生活就只是真正僧伽生活的影子，是對大覺者託付給僧團重任的一種逃避。

我很明白：並非所有出家人，都有能力過全面禪修的生活；我也不是建議，全部出家人都必須依循這種生活方式。其實沒有幾個人，可以從純粹禪修的生活中找到喜悅。因此，在佛教長遠的歷史裡，僧團經常對僧侶們不同技能和性格傾向，作出靈活處理。一個僧團要有行政人才、學者、教師、弘法者、社會問題顧問、輔導員、儀軌專家等等，僧伽養成，就是要培育出各方面的僧材，去履行這種種如基督教傳統所謂的「主動任命」。對於那些較傾向運用學識和思考的僧侶，必須給他們接觸多方面現代智識的機會，好讓他們在正法與人類文明進步之間建起橋樑。——如哲學、心理學、比較宗教、歷史、文學和藝術。但要讓出家人的生活，忠於最初建立僧團的宗旨，就一定要先把禪修回歸到它原本的正位——那肯定不是在外圍，而是在正中心。

話雖如此，但禪修的生活又應當同時融入較為廣義的正法，才能將信息傳送到世界及社群裡，不然僧團就會變得故步自封、停滯不前了。在南傳佛教的歷史演進過程，最可惜的就是，僧團被界分成深山修行的森林僧，與市區鄉間的寺僧。雖然這個現象並不是斯里蘭卡所獨有，但在這裡甚為普遍。這種分裂，令雙方都未能達到一個健康的平衡，導致正法未能成為這個國家、甚至全世界滋養心

靈的一股力量。森林僧遠離社群，他們只是樹立默然的榜樣，卻未能以禪修所得來的體悟洞見以及敏銳判斷，為普羅大眾解決日常生活上關於心靈及道德方面的各種矛盾。於是，維持社群佛教的責任，自然便落在市區及鄉間的寺僧身上，他們卻很容易會變成某一傳統或某些種族特色的維護者。

### 佛弟子的責任

今天，不單只是斯里蘭卡的佛教正處於十字路口，整個僧團也是同樣的處境。而它最終所選擇的路向，將會斷定佛教未來的前途。這個世代所面臨的挑戰，是非常獨特和前所未有的，要應付這些挑戰，有需要採用佛法深廣見地的智慧。機械性地重複著，已經使用過的慣例，再也不管用了。如果僧團繼續墨守成規，倚靠現有的頹廢架構，不事反省革新和思考探討，那麼，僧團本身，甚至斯里蘭卡的佛教，必定都會淪為虛有。對那些警覺性高的在家佛教徒和各地大眾而言，佛教和僧團只會被視作另一個為保留利益，而掙扎求存的過時團體。

今天，人類正被一團在心靈和道德方面，都渾然迷茫的雲層覆蓋著，那團雲層正愈來愈重、愈來愈黑暗。佛法和僧伽的真正要務，就是要用佛陀的慈悲和智慧，去幫助人類解除面對的困惑。如果僧伽真要應付這個挑戰，首先便是要徹底革新改進現存的僧格培育和修行體制。這無疑是甚為艱鉅的工作，但同時也是我們佛子必須去面對和承擔的己任。